

海赋予鱼记忆，鱼赋予海滋味

——“东海书写”研讨周苗《海物惟错》

一条鱼该如何书写？一条鱼该如何记忆？

就像周苗自己在《海物惟错：东海岛民的舌尖记忆》中写道：鲜活的舌尖记忆、艰辛的海上环境、共同构成了海岛人对海洋与海鲜的记忆，其内涵之深刻复杂，远非内陆人士能体会。

鱼对于这片海岛是生存之基，又是启航之帆，它和岛民共同游走于大海之中，浪漫旖旎时，它是共赏的同伴；贫瘠悲苦时，它是温暖的慰藉；挫折困顿时，它是一飞冲天的图腾。

海把众多记忆通过鱼来传送，风起浪涌中，百般滋味难以言说。

近日，舟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、嵊泗县文联、嵊泗县作家协会共同对周苗的《海物惟错：东海岛民的舌尖记忆》(以下简称《东海惟错》)一书进行研讨，深入挖掘海洋历史文化底蕴，积极参与“海上历史文化长廊”的打造。

研究后大家发现，任何一条海洋鱼类等生物的记载，都不会是以单纯的海洋生物的面目出现和被书写的，而是一种文化符号，甚至有时候还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集成。



研讨会现场 应志波 摄

海洋文化的传承，以鱼为载体，从古书到今

徐剑(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)：

对《海物惟错》给予高度评价。他说这本书让他看到张岱的影子、辛稼轩的影子、还有知堂的影子。这本书是一本文学书，引经据典的成文风格，让书很有博物志的感觉，尤其是引经据典之处颇多，行文流畅、文字干净而又具有张力，令人感慨作者的文化深度。尤其是作者是一位渔民的儿子，自身的形象也贴近渔民，初中毕业，足见作者平时的用功之深、钻研之勤。下一步，不仅要继续保持这种干净、雅致的文字质感，同时要向知堂先生、向汪曾祺等人学习，进一步把自己打开。要有更开阔的读书格局，除古典文学之外，还要多读中外名著，把地理、历史、海洋、鱼类等知识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；还要有大海的格局，既要有更加恢弘的气象，又要有踏实的人间烟火。文学是一种悲悯，不能逃到学院，一定是要走向大海。

程继红(浙江海洋大学二级教授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)：

《海物惟错》作为“东海鱼仓”之称的舟山的第一本海鲜、海物汇总著作，具有不一般的意义。对于书的解读，见仁见智，有的会代入作者的经历和感触；有的通过舌尖的饮食趣味提炼人生智慧；有的从理性角度深入，探究文旅融合的认识，挖掘东海鱼文化内涵，使读者借以获得传统海洋鱼文化知识的滋润，同时根据当地传统，收集了许多民间传说、渔村渔俗对文献之中未知之事，加以深化解读，细腻描述，联想丰富，意趣十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古人写鱼，大多持一种文人雅致情趣的立场，几乎不关注捕鱼的人，但周苗因为有渔民的经历，所以书中多有自己的亲身经历、亲口体验的记忆，有许多鲜活的生活场景，让人读来仿佛就在眼前。文史写作打通古今、打通文化与生活，打通集体记忆与个人独特记忆，

倪浓水(浙江海洋大学教授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)：

《海物惟错》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传承、发扬和创新。在中国海洋文化史上，鱼的记载和书写是非常古老的，而且，它还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叙事存在，甚至有时候还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集成。《海物惟错》不仅继承了历史已有成果，通过随手引用多种史料文献，深化人们东海鱼类的认识，挖掘东海鱼文化内涵，使读者借以获得传统海洋鱼文化知识的滋润，同时根据当地传统，收集了许多民间传说、渔村渔俗对文献之中未知之事，加以深化解读，细腻描述，联想丰富，意趣十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古人写鱼，大多持一种文人雅致情趣的立场，几乎不关注捕鱼的人，但周苗因为有渔民的经历，所以书中多有自己的亲身经历、亲口体验的记忆，有许多鲜活的生活场景，让人读来仿佛就在眼前。文史写作打通古今、打通文化与生活，打通集体记忆与个人独特记忆，

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手法和鲜明的特色。

金瑛(舟山市作协副主席、嵊泗县作协主席)：

作为看着周苗在文学之路上成长的同伴，金瑛对于此书出版的喜悦，溢于言表。她说，《海物惟错》有三个“融合”打通。其一，将海岛生活经历与主题写作融合打通，以丰富和突出海洋鱼类书写的生活气息和地域文化特色，几乎每一篇的描述中都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，让整本书读来生动而鲜活；其二，将自己的文史知识积累与文学化表达融合打通，以提高海洋生物的人文内涵。把文笔融入文史，用文史记载的材料，把渔俗升格为文化塑造为许多后来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路途；另外，文本整体形式上做到了图文融合打通，种类丰富、底蕴深厚、形式多样，一文一图或一文多图，呈现出图文并茂完美融合的形态，这也是对传统海洋鱼类书写传统的一种突破和创新。

文化起源于生活，生活凝练成文化

方胜华(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研究员)：

《海物惟错》这本饮食小品集，既有灶前案上烟火人间的气息，舌尖唇边海鲜滋味的萦绕，又有作者平生所经历的情感印记，以及海岛饮食文化的悠远流淌，更有对历代典籍中食鲜文化的钩沉发掘，行文平和冲淡、笔调清新隽永，娓娓道来如数家珍，细细读来只觉文质兼胜，情韵俱美。让人深刻领略了我海饮食文化丰厚底蕴下的简单智慧与纯粹境界。书中插画也清雅耐看，实在是一册图文并茂的精彩读本。

尤其是勾起自己儿时吃过的鲳鱼，也就是舟山人俗称的青占鱼的回味。小时候，每逢春秋二季，鲳鱼是餐桌上常见的下饭之一，因其价廉易得，但鲳鱼致命的缺陷，那就是保鲜期太短。如今亦是如此，鲳鱼因产量高，易腐败，所以价格也高不上去。虽然价格不高但营养价值却很丰富，是一种非常优质的海鲜，可以媲美眼下商家吹捧银鳕鱼、三文鱼、长寿鱼之类的高端海鱼。质朴的鲳鱼就这样以它的丰富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海岛人。他感叹，期待有一天，随着海鲜养殖和保鲜技术的不断提高，让鲳鱼走得更远，成为餐桌上广受青睐的大众情鱼。

厉敏(舟山教学名师)：

文艺最难以表达的有时候是烂熟于心的东西，周苗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岛人，地道渔民的儿子，把身边常见的事物娓娓道来，是见平时留心于海岛生活的认知积累，也足见其对日常情感感悟的敏锐与细腻。在文学描述方面，有很多精彩的表现，或引用民间俗语、或别出心裁点评，或贴心的调侃提点，都显示了作者文字幽默而富有情趣、对生活的热爱和内心的乐观。文献中的大量引用，可见作者平时阅读之广和占有材料之丰。作者留心并萃取浩瀚的史料和素材库中的条文，做了大量梳理整理、去伪存真等案头工作，这种孜孜矻矻、埋头苦干的精神，是难能可贵的，值得广大文学爱好者认真学习和借鉴。

陈时杰(舟山本地作家)：

他和周苗是同乡，早年就读捕捞专业，所以

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仿佛就是在读自己。故乡的沙滩，故乡的大海，故乡的水产，儿时炊烟的温暖，时令海鲜的哺育，祖辈劳作的背影，渔火不眠的风帆，也一直藏在自己心底某处，一道道从小吃到的海鲜，一幕幕随记忆往事，不曾忘却。一本书读出味道，足以令人万万惊喜。任何文字的背后，都是时间的积累对生活内核的投射。今天，面对海洋，面对逐渐枯竭的海洋资源，那些曾经的寻常渔家桌上菜，不再是靠海吃海的保证，作为本土作者，能将几十年“所见所尝”的海物，一一编缀成文，对家乡来说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也方显孤寂写作的意义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看着书中的近40余种海物的各种烹制方法，突然想到了“满汉全席”，便也理出了一份菜单，名曰“海物全席”。

味道是内心情感的沉淀与外化，支撑前行或回归

王青(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)：

作为刚来舟山不久的“新岛民”，《海物惟错》以东海岛民的视角，用嵊泗舌尖上的风味与记忆，让她领略到一场极具海岛特色的文化“鲜旅”，又深刻地感受到承续绵延的海岛文化积淀之深。她说，众所周知，文学从“味道”切入，往往都源于对生活细腻而专注的洞察，保持对平常之物的好奇与探究，其实都对生活的深沉挚爱。而生活又是什么，书里藏着答案，也许在柴米油盐、在风霜雪雾、在奔走忙碌之余，一餐饭、一顿酒、一个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一个短暂的回眸，一段不经意间涌起的往日片段……百般滋味从舌尖唤起，到心间抵达。王青表示，也许有些人会喜欢探究里面的文献、知识或趣味，但对她这样同样拥有海边成长经历，却离家千里的游子而言，读书、工作，很多时候故乡游荡得如同一个符号，但在《海物惟错》中行走，不写深情而又极具深情，瞬间勾起她对乡土的凝望，对故乡的惦念怀想，同时也把此乡当故乡，找到新舟山人的精神归属。

王燕(《浙江海洋大学学报》副编审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)：

对她而言，阅读这本可以“吃”的书，其实并不轻松，因为必须时时调动全部感官，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、视觉、听觉、甚至是许多想法。也许是因为本地人的缘故，对书里记载的海鲜大多是熟悉的，所以一看到特别有感触，是从以往到如今一幕幕的记忆复苏。这又是一本能调动读者参与感的书，不断激发读者的记忆密码，回到童年的渔港，听到菜市场的乡音，回到妈妈的饭桌，回到那些食材的制作手法，他写出了海边人的共同记忆，是远离故乡的人一把回家的钥匙。

她说，起于舌尖、借于海错，终是关于童年、伙伴、自然甚至关于时光和乡愁的一次回眸，全景式地呈现海边人的存在样貌，共同构成了海岛人对海鲜与海洋的记忆。不同于田园牧歌，海上人家有风浪的侵袭，有孤独的远行，有担忧的内心，甚至猝不及防的死亡，其内涵之深刻复杂，远非内陆人士所能体会。这本书很好地传达了舟山独有的味道。

庄列毅 整理

社科之声

金塘《东岳会碑》考释

□楼正豪 龚忆梦



《东岳会碑》现藏于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柳行社区文化礼堂柳行民俗陈列馆内，碑高152厘米、阔82.5厘米、厚15厘米，立于乾隆六十年(1795)二月。其碑文如下：

东岳会碑
立合同永远推据
立合同永远推据。陈简能、余永昌、普济寺住僧等，今有年前兴拜「东岳大帝盛会，已经数十载，情因近来会事较前更烦，各柱首四散，恐不能同心协力办事。有不列之处，终非敬神崇祀之意也。爰集能等共十五柱公议，将会事所有大殿四间」神体袍甲并轿等，须推与普济寺分办，或修葺，或脱换，毋得怠事外，此勿与焉。当交钱三千文」作办事之费，如是而乌有办事之不到哉！此不独不负前之数十载兴会之盛心，并可以忘」之于在在而勿替矣。为此合同立永远推据，勒明于石，以志不朽云。

乾隆岁次乙卯春月穀旦
柱首 魏光天 余永昌 陈简能 贺士璧 乐谦能
普济寺 沈有增 魏昌德 吴正文 陆世华 乐进为 齐世德 陆世奎 乐进容 郑光壁

石碑原在金塘镇柳行小区纱罗山的老普济禅寺，寺院始建于后汉乾祐元年(948)，明代寺废，清康熙二十七年(1688)由镇海伏龙山贯一僧恢复，乾隆十二年(1747)重建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。光绪年间，因宁波奉化雪窦寺方丈果如法师幼年在此出家，普济禅寺遂成为雪窦寺下院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，寺内设有柳巷一成小学堂，1953年寺院彻底改为柳行乡中心小学。1995年由本地信众、海外华侨等筹资，移至金塘镇万荣村西佛岭墩重建。原址还存有三开间的大雄宝殿一座，尚属乾隆间建筑。因普济禅寺内原供奉有东岳大帝神像，故留下乾隆年间的《东岳会碑》。此碑曾被学校教师用作洗衣板，后丢弃于大殿西侧的桂花树下，2011年起才受到保护。

“东岳会”是以祭祀东岳大帝活动为中心，而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公众性组织。清代乡村社会里设“会”之主要职能，在于经营生产与日常管理。1999年版《金塘志》载，俗称“行会”的进神赛会，是金塘岛上最盛大的群众传统文化活动。每年农历二月初十至十五日兴办的“东岳行会”，规模宏大，有上千人参与，信众抬出东岳大帝巡行各村，前有神牌引路、锣鼓开道，后有男女老少随行膜拜。请神、巡游之后，还有演戏、会宴、送神等仪式，人们相信此行会的举办可保佑全家平安。

《东岳会碑》碑文开头称“立合同永远推据”，说明此次立会是为围绕今年筹划“东岳行会”而缔结共同约定，具体如下：陈简能、余永昌、普济寺住僧等人合议，今年马上有神牌引路、锣鼓开道，后有男女老少随行膜拜。请神、巡游之后，还有演戏、会宴、送神等仪式。最后将此合同勒石，作为组织规范让后世遵守。

东岳大帝本是泰山之神，很早就纳入道教神系，后来成为城隍神的上级，掌管辖内民众生死。东岳大帝祭祀于宋代被列入国家祀典，在江南地区十分流行，东岳宫随处可见。随着通俗小说《封神演义》的传播深入人心，明清时期的人们将东岳大帝附会为商朝末年的黄飞虎，因而身着袍甲，呈现将军形象。东岳大帝虽是道教神灵，其信仰吸收大量佛教关于地狱的内容，民间传说东岳大帝为阎罗王上司，各地城隍审理的案件最后也要汇总到东岳大帝之手。难怪金塘群众会将东岳大帝供奉于佛教的普济禅寺之中，并由僧人管理日常祭祀。